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

明　茅坤　撰

潁濵文鈔十六

策

民政策一

三老　讀此等文章如看李龍眠白描愈入細愈入玄不忍釋手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末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强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

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强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趙

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怨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

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来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秷秷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

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葢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

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
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
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民之
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
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
悦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
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
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

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競之一字為號則不可特曰三老嗇夫閭里之

耳目其為教易行耳

民政策二

舉孝廉　行文紆徐而皃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

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

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

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
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
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
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
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
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
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
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

刼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葢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

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

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

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聾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禄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士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

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竒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

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策三

去佛老　本歐陽子本論來以生死二端作波瀾

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

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葢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

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祖父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

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宫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葢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悦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鮮其所以入

而易其所以悦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
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絶其教欲
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絶其不忍之意故
民之從之也甚難間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
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悦乎佛
老之道而悦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悦
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悦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葢
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

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禄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𠖥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勑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茍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乗隙而

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
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
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
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
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
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
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唐荊川曰此等文體在論與奏議之間

民政策四

詳兵民之分而罷省屯戍之卒

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闘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

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刜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
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
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
公欲并海内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
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隂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闢
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
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
戰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

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鬭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

之所蓄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蓄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寛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内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

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閩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

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

於事也葢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寛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唐荆川曰首尾俱是戍兵中間咜出土兵一段甚是跌宕若使他人為之則必說了罷戍兵而後言土兵之可用則便成格眼套子矣

民政策五

平糴屯田　今策士亦當舉其說以獻於天子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

立法補苴缺漏疏剔棼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
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
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
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
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
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
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
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

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

買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獘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斂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内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

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間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葢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説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寛農是無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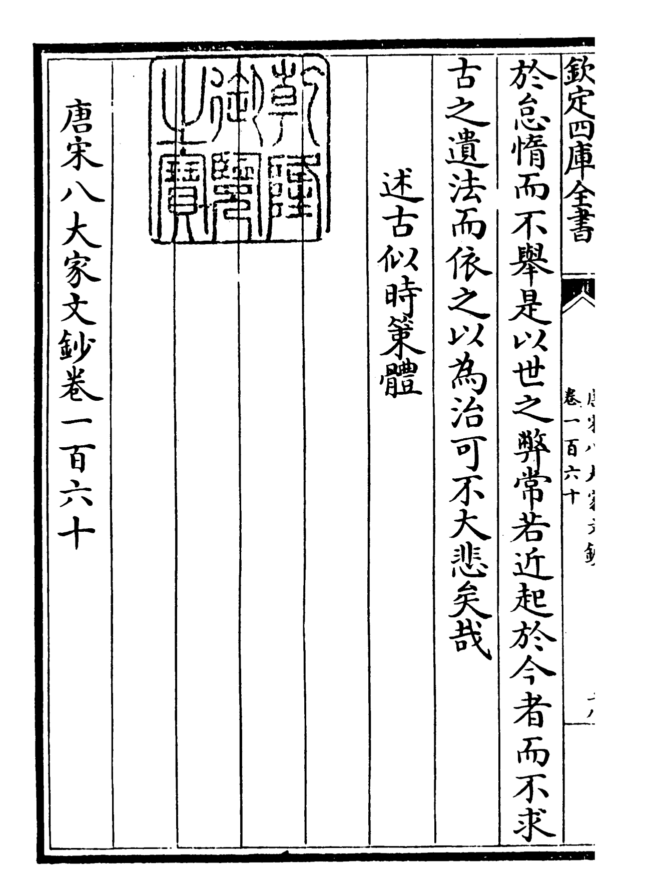
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盍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

人之治産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葢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甞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絶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

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兵募之而欲强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

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述古似時策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一至一百六十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步蟾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一

明 茅坤 撰

潁濱文鈔十七

策

民政策六

役游民今既有丁錢而復欲收游民之庸調

恐亦難行獨其敘事細密而文一一如畫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葢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

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

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税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廣

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衣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

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

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
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
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
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
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
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
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
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

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唐荆川曰此篇之妙全在說國病與農病二者夾雜渾融

民政策七

公田貸民　看他運勢如指掌鍊句如抽絲

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强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饑寒朝夕之用郵天子不為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

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

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懽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其田者乃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吴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

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没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隷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

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

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隷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為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

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此文獨兩比區處處幹全精神耳而公田貸民二者俱不可行葢收公田而奪民之業天下未有不亂而貸民者即荆公所引周禮以服國息之說也

民政策八

欲覽天下都邑沃饒之地於以擇使興利甚為

有見而行文如輕風細浪柔婉可愛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均平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葢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摹畫

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絶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葢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

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尊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羣蠻内禦秦晉常以其兵横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墝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

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葢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

猶未甚遠也葢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𡻕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𡻕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獘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葢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

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

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汝蔡江漢之間葢秦以來百戰之國世世用鋒鏑

大略當世之承平者什特二三而吏於其土者

或不得其人與久其任而重其權是以田野不

闢而多曠土遺利蘇氏父子往往注心於此

民政策九

制二寇　絶世之才故其為文雄偉

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

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厭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

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獘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獘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邉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邉陲之所擾天子欲

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邊陲之所困此其弊葢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絶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葢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

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沬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譬之方今二敵之略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敵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昔者晉

之取虞越之取吳冐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子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

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内蒐士揀馬擇其精鋭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内收至强之實作内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强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

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强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子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

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鏖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唐荊川曰諸篇用故事化腐為新全在交互形容交互形容全在提綱一兩語有力此篇與坡公定軍制可見大略

民政策十

其議罷戍兵一節頗中今日邊塞之弊而所欲

募邊郡之兵以備調征恐非實濟特其文甚佳

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

固嘗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

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

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

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

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

兵於邊而及其有閒又必將出兵而乘其獘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敵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

張皆出於民之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冦敵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鼂錯陸贄之徒葢嘗以為言矣而況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

在秦則廪於秦在趙則廪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别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暴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敵之怠而出

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切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鋭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鋭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

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閒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

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

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今之山東河南北直隸亦歲用民兵恐非計而

其最無策者近年歲提延綏之兵而戍薊州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一